

依然如昔・你走後的天空很藍・我戀你依然如昔・你走後的天空很藍・我戀

你走後的天空很藍

安克強 著



164
你走後的天空很藍

安克強

1247

A242

代文叢

天空很藍・我戀你依然如昔・你走後的天空很藍・我戀你依然如昔・你走後

希代文叢
164

你走後的天空很藍

安克強 著



你走後的天空很藍 安克強著 定價11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639 巷 25 弄 35 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 · (02)7135273

(02)7135736 · (02)7172226

FAX：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 0779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排版者：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3223332 FAX：(02)3223743

中華民國79年 1 月第 1 版第 1 刷

中華民國79年 9 月第 1 版第 5 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 0017944 1(希代書版)

〈本書不可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〉

生命中有太多的春天
來來去去
其實每個都差不多





狂歡舞會

代序

距離整整一年，我終於能出版了我第二本短篇小說集。這一年來，我的生活一逕煩亂：首先是我從大學裡畢了業，跨入社會，成為一名道道地地的社會人，並在工作與現實環境的壓力中被折騰得筋疲力竭。填詞、編務、採訪、座談，大抵都與文字處理有關，把自己壓榨得涓滴不剩，於是寫小說便只能在緊湊的間隙裡片段為之。慶辛的是在這樣一種繁忙瑣碎的日子裡，我仍搶救了出八、九萬字的稿量，並在一些微的慚惶中印成鉛字，結集為冊。

對寫作其實是抱持一份熱忱與嚴謹的。接受過學院派的訓練，科班出身的我，講起理論自可頭頭是道，也因此對自己有番期許。唯落筆為文，不免眼高手低，寫出來的作品自己都

覺汗顏，和理想有段差異。細觀收錄在這集子裡的文章，脈絡上幾乎是上本書的延續，無論內容題材、技法形式，皆未能另闢窠臼。這對一位搖筆桿的人而言，無疑總是難堪的。

我常覺青春的本身就像場狂歡舞會，渲染出繽紛霓彩、澎湃出震撼音響，我們置身其中搖擺吶喊，將青春色澤綽落揮灑，舞出生命中最最的菁華嫵媚。雖然明知音樂會停、燈光會熄、人羣會散，而我們卻仍義無反顧地縱身躍入，去大口品嚐年少歲月中的風華韻致。

於是生活便成了種煎熬，彷彿拚命在趕著一條怎樣也趕不完的路。只是急急、汲汲地去辯解、去表白、去印證、去索、去取、去討，把自己弄得緊緊張張、恹恹惶惶。或許雖然繞了好大一個圈子，結果卻發現自己又回到原先的起點，但記憶中塗滿的各色戳記，都是醞釀來日馥郁香醪的麴種。畢竟面對荒唐年少，我從不後悔。

唯走過來時的路，現今的我也算老大不小了。結束了兵役學業後，鋪展在面前的又是另一條更漫長迢遙的旅程。事業、家庭、婚姻……等接踵紛沓，令人不能稍事喘息。對文學的態度也是這樣的。兩本集子收錄了我青春少作，為學生生涯圈上句點，面對未來，且讓我放緩腳步，給自己更多空間和時間、勇氣與毅力。期望在往後的創作中，卸下過往的風雨塵沙，能擁有另一片更蔚藍寬遼的晴空，寫出一些我自己真的想說的、真的想寫的。

目 錄

狂歡舞會

——代序

5

《卷 一》

◎情意鳳凰

1 1

◎李靈和李魂的故事

3 5

《卷 二》

◎狂歡舞會

6 5

◎穿越莽原

8 9

◎通俗劇

1 2 1

《卷 三》

《後
記》

◎ 你走後的天空，很藍
◎ 散落的星光

◎ 憂鬱小生・瘋狂本色／彭樹君
◎ 安克強，我不認識他／林黛嫻
◎ 放歌一路隨性去／姜婕

2	2	2	1	1
2	1	1	7	4
3	9	5	3	7

卷

一

驚心動魄地，撲撲

落地有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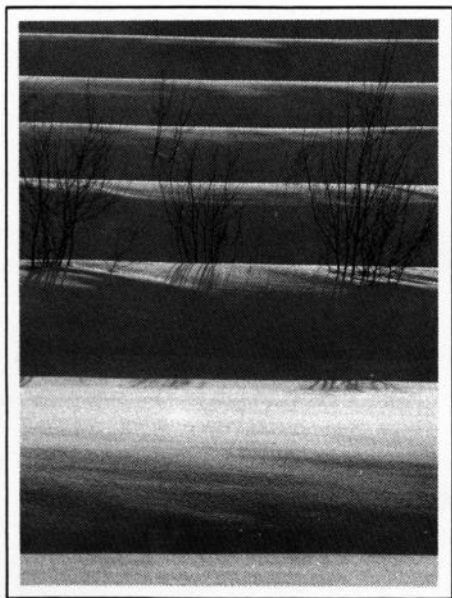
廉價的愛情俯拾可得

無人問津

只是勿以你

驕於大眾的一切平凡眩我

浪花總識誚地散去



你走後的天空很藍

情意鳳凰

大二那年，是喬珍生命的轉折。她愛上了一個男孩，卻又愛得那麼苦，那麼累。

暑假過完，喬珍收拾行囊離開南投，再次回到台北與她表姊租賃的公寓。註冊當天，她夥同文惠到學校辦手續。長條桌在禮堂內圈出個馬蹄鐵形，她們沿凹槽內緣緩慢挪移；雖有風隱然騷動，卻驅散不了九月在髮叢裡醞釀的汗意。

最後一關是領學生證，她們注意到前頭有位男孩。修剪著俐落短髮，從側面望去，鼻樑挺直，顎骨如刀削般方正，頗有種軍人予人的嚴峻剛毅特質。審發證件的職員，將剛打上鋼印戳記的嶄新學生證派給他。文惠眼尖，瞧見系別欄上填的是外文系，當下便輕呼出聲。

「你是外文系的？新轉來的插班生？」

轉過身，對方啓齒一笑，喬珍剎那間倒是一楞。那笑容漾在酒窩裡活潑靈動地四處濺溢，彷彿兜頭兜腦拋來一束燦爛的陽光，灼得她緊張得面紅耳赤起來。好個明朗英挺的傢伙！喬珍在心中驚歎。只見那人立體化的臉孔，眼窩與顴骨落差分明，像帶著山地同胞的味道。

點點頭，那人卻在她們還未及做成任何反應前離開，把她倆擱在原處發怔。

「班上來了個帥哥耶！」追蹤那人的背影，文蕙拿肘尖推搡喬珍，意味深長地吁口氣。這是她們女孩私下的話題，常以班上屬於少數民族的男性同學，缺乏外型上搶眼的遺憾。也不過是玩笑，彼此戲謔調侃，用以聊慰從女校擠入窄門後失望的少女情懷。現在班上無端來了位英俊小生，難免令她們有些興奮，怕也將成為另一個焦點話題。

她們趕到系辦公室，去察看佈告欄裡插班考的錄取名單。今年系上共招收十二位同學，兩位轉系、十位轉學。面對那串代表名字的符號，半天覷不出個所以然。末了，驚覺自己的神經質，兩人相對咋咋舌，擠眉弄眼番。

喬珍卻已把這事放在心上。

喬珍在班上幹的是活動組長，開了學，便籌畫起這學期的第一次課外活動——迎新聚餐。

活動那晚，當事的轉學生全都到齊，唯獨缺少了曾令她與文蕙驚鴻一瞥的男孩。轉學生一個個輪流上台去自我介紹，喬珍則翳在角落邊，捱著名單比對，最後剩下的那個名字，她暗暗歸屬給他。「余憲剛！余憲剛！」在間歇爆響的掌聲中，她開始叨念起這個陌生的名字。

余憲剛這三個字嚼起來都有股革命氣息。在名字前頭有電腦排版打出的「★」記號，標明為特種考生。是退伍軍人、還是山地同胞呢？喬珍默默忖度，該是退伍軍人才對。他雖有山地同胞深鏽的五官，卻沒有他們慣有的黝黑肌膚及銳利眼神，白白晰晰，是溫文儒雅的書卷味。尤其他的外表自有分沈穩端重，絕非類同於班上那羣毛毛躁躁的年輕小鬼頭，年齡應比他們略大上幾歲。於是余憲剛遂在喬珍反覆揣想下，有了初步的雛形及定位。

正式上課後，余憲剛來學校的比率低得離譜，而且多半是午後的課程。他們學校是不作興點名的，無論是教授的內點或教務處的外點。一班七八十個學生，有時還真可以老死不相往來，更遑論授課老師能識個兩、三成，就算差強人意。偶爾余憲剛來上課，總喜歡躲在邊

陸地帶，喬珍每逢空隙便偏頭去睨他，只見他垂首斂眉，手停在筆記簿上有一下、沒一下地划動，半晌未曾看眼黑板，竟是在發獃。陽光從大片窗櫺斜斜披瀝，覆蓋他類似希臘雕塑的側影，輪廓邊緣微微泛著光暈。這場景常使喬珍無端悸動不已，迫使她連氣也不敢喘，像守護藝術珍品般，堅持這幅肅穆的氛圍。他的背後是開闊的校園，湛藍的天空、翠綠的草野，是蓬怒綻燃燒的鳳凰花樹。他坐在風景裡靜靜凝成一種姿勢；唯喬珍卻忽略了自己觀望的心情，也兀自形成一幕風景。

中堂休息時間，班上通常頓如沸騰的開水，雜鬧喧囂。余憲剛一人窩在庭院吸菸，並不與旁人搭訕。鳳凰花在他頭頂熊熊焚開，風一起，如雨紛飛，落在他的周遭，似將他陷入漫天火海。唯他終不為所動，閉目養神彷彿老僧入定，竟是對這人世間的慇懃情意，早就不聞不問了。余憲剛的菸癮相當大，除課堂外，每回見著他總一菸在手，在那吞雲吐霧。喬珍每每想踱過去，卻苦於不知如何開口，打破僵局。問他叫什麼名字，顯得虛假，自己明明把余憲剛三個字在心底折騰得爛熟。說叫他少抽點菸，吸菸過量有礙健康，似乎又不到那種交情，說不定對方還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。誰教自己是個女孩子，冒冒失失跑上前去自我介紹，未免有失體統。搞不好還被余憲剛看輕，誤以為自己輕佻隨便。

喬珍也曾向班上其他男孩子打探余憲剛的為人，可是得來的答案都是不關痛癢的寥寥數語，無濟於事。

「有哇！體育課、軍訓課都有上，但好幾次都是點完名就蹺頭，很少和我們一起打球、聊天。」

「那人怪怪的，不太愛講話，我們根本加不了他。碰幾次釘子，大夥也懶得理他。」這怎麼可以，這怎麼可以呢？連課也不上，遇上考試該怎麼辦？喬珍打心底爲余憲剛著急起來。

接二連三喬珍又辦了幾回活動，慶生會、郊遊，或露營烤肉什麼的，余憲剛也秉持初衷，從未參與。不過有時喬珍在校區走，遠遠會瞧見余憲剛在前面晃蕩。叼著菸，雙手插在褲袋裡，邊走邊偏頭去瀏覽椰林道上的各式海報。那模樣真是帥，活脫脫像電影和小說中出走，那號放浪瀟灑的人物。喬珍屢屢向文蕙這樣描述，歪著腦袋倚在桌緣，想了半天，掙扎出口的也就那幾個形容詞：「真是帥得、帥得一塌糊塗、亂七八糟啊！」

「要不要我幫妳去探探口風？」文蕙好心想做媒拉紅線：「人家說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層紗，而且好歹妳也是文學院裡的一朵花。配他，綽綽有餘。」

「不要，千萬不要！」喬珍趕忙坐直，把頭擺得像個搏浪鼓，臉直羞紅到耳根去：「我丟不起那個臉。」

從此喬珍心裡又多攔了樁心事，像老子書中的那句話「寵辱皆驚」。沒碰到余憲剛還好，一碰著他，像是做了虧心事，怕讓人揪住小辮子般，心虛得很。

「就把他當成偶像來崇拜吧！像圖騰般仰望。一如許多妳所鍾愛的明星，妳渴望在電視或電影中看到他、欣賞他，卻不一定要在日常生活裡與他親炙接觸。」這尤其對剛修讀過文學概論的喬珍，可以如此安慰自己——畢竟現實與美感的經驗是必須保持些距離的。更何況這種陌生和疏離，不正足以使喬珍幻想的空間，更加遼闊豐富嗎？

這遊戲便在喬珍心裡重複模擬著。她把這心事告訴她表姊，她表姊聽後並不同情，僅聳聳肩，一副嗤之以鼻的不屑表情。

「大小姐幾歲啦？還搞這種小女生的玩意。」她表姊來台北好幾年，在外商公司從事時髦的祕書行業，尖端前衛，是不會把這種學院派，小鼻子、小眼睛的文藝腔納入眼底的。「一直截了當告訴他不就結了。行就點個頭，不成就拉倒，乾脆俐落。拖拖拉拉多難過，見了面也尷尬。」